

王定國小說的兩個世界

——《那麼熱，那麼冷》的文學救贖

蕭義玲*

〔摘要〕

《那麼熱，那麼冷》（2013）是「商人王定國」在停筆多年，且有一番社會閱歷後，仍回來重新肯定文學，以「小說家王定國」交出的，引起文壇讚嘆注目的首張成績單，可視為作家的里程碑之作。但或許是停筆又提筆，幾次斷續的文學歷程之故，也或許是作家並未在小說顯露足供辨識的當道小說理論與技巧，目前的王定國小說研究，多屬篇幅短小的書評而非研究性論文。

本文意圖從王定國的創作觀念與作品的互相印證，尋找王定國小說的詮釋架構。研究方法上，本文將以作家的「為小說人物寫作」為核心概念，從中探討作家所以重啟創作，並以文學為生命救贖的意義。本文以為，王定國小說潛藏一個反覆辨析「真實/虛假兩個世界」的內在結構。為了揭示現代人的生存困境，王定國筆下的人物，常是一群在虛假價值前執迷追求之人，此一追求的過程，也正是本性喪失，家庭破敗的歷程。因而文學的救贖，便是對此一生存歷程的揭示與理解，從中賦予人要在真實本性中回家之深意。本文以為，小說家對小說人物的深入理解之意願，亦便是他與讀者的真誠交流。

關鍵詞：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文學救贖、終極關懷、兩個世界、家屋

*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身為建設公司董事長，也同時是成功商人的王定國，在睽違文壇、中斷寫作多年後，竟再次以小說家身分，出人意表地迸發寫作動能，以探入心靈幽微的強大筆力，發表一篇篇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小說，於 2013 年出版收錄五篇中篇小說的《那麼熱，那麼冷》。¹小說出版後，引起讀者極大關注，接下來幾年，王定國更以每年出版一本作品的速度，²颯起「王定國旋風」，王定國傳奇式回歸的寫作，作品的質量俱佳，引起了評論者追索作家寫作動機與作品意蘊的興趣。³

從王定國重啟創作的寫作成果看，作家出手即顯不凡，2013 年《那麼熱，那麼冷》小說集出版，旋於 2014 年獲得「台北國際書展大獎」，並於 2015 年獲得「第二屆聯合報文學大獎」。然而本文以《那麼熱，那麼冷》為研究對象，卻非僅僅著眼於《那麼熱，那麼冷》所獲得的廣大迴響與肯定。所以以《那麼熱，那麼冷》為研究對象，是因為是書在作家整體寫作中的里程碑意義。所以視之為「里程碑」，是從作家整體寫作歷程的創作位置考量：它是作家重啟創作後的「首作」，作為「首作」，是書不論在寫作焦點、美學風格上，皆與作家停筆之前的前作有

¹ 《那麼熱，那麼冷》為中篇小說合輯，依次收錄〈某某〉（原載《印刻文學生活誌》，第 8 卷第二期，2011 年 10 月號）、〈落英〉（原載《印刻文學生活誌》，第 8 卷第六期，2012 年 2 月號）、〈那麼熱、那麼冷〉（原載《印刻文學生活誌》，第 9 卷第十期，2013 年 6 月號）、〈世人皆蠢〉（原載《印刻文學生活誌》，第 10 卷第一期，2013 年 9 月號）以及〈我的杜斯妥〉五篇。本文引用的為 2013 年出版的《那麼熱，那麼冷》版本（台北：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3 年 10 月），在徵引小說原文時，將直接標上頁數。

² 《那麼熱，那麼冷》之後，王定國又出版了《誰在暗中眨眼睛》（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4 年）、《敵人的櫻花》（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5 年）、《戴美樂小姐的婚禮》（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6 年 9 月）、《探路》（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7 年 2 月）、《昨日雨水》（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7 年 10 月）。

³ 因為王定國同時具有兩種身分角色，因此常常引發評論者對其何以重啟寫作的好奇。例如楊照即曾經指出：「要如何在那殺戮戰場般的建築界立身發跡，還能獲致相當的成功？而且成功之後，還沒有忘情文學、忘情小說，繼續依違於理想的閃亮與幻逝之間，究竟是什麼力量，或什麼執著，讓王定國成為這樣一個極其稀有、極其特別的人？一直到今天，我都還好奇著這個問題。」參見楊照：〈依違於理想的閃亮與幻逝之間，王定國的《宣讀之日》〉，《聯合文學》第 330 期（2012 年 4 月），頁 103。

所區隔；⁴同時，作為重啟創作後的「首作」，它與其後的《誰在暗中眨眼睛》（2014）、《敵人的櫻花》（2015）、《戴美樂小姐的婚禮》（2016）、《昨日雨水》（2017）等作，也存在著一種人物形象與故事主題的反覆與推進關係。⁵可見要理解作家重啟創作後的寫作光譜，是書實佔據著關鍵的位置，因此可將《那麼熱，那麼冷》視為王定國寫作的里程碑。

但或許是停筆又提筆，幾次斷續的文學歷程之故，⁶在《那麼熱，那麼冷》出版之前，學界並未多加關注王定國的寫作，因而以之為研究對象的論述亦少。然而除了作家寫作歷程中斷的此一原因外，我們更需注意一個現代文學研究框架的問題：因為現代文學研究中，對作家作品特色的解讀，常有賴於先為作家、作品進行某一文學史或文學理論的知識定位，以之為研究框架，再進行作家作品的特色解讀。但或許是停筆多年之故，也或許作家本身就反對各種理論技巧先行的創作，王定國重啟寫作時，並未在小說顯露足供辨識的當道現代小說理論與技巧，⁷因

⁴ 《那麼熱，那麼冷》在王定國寫作歷程中具有重大的轉折意義，如周芬伶曾指出從 2003 年的《沙戲》到《那麼熱，那麼冷》：「相隔十年，近幾年作品，架構放鬆，感情更柔軟幽微，篇幅由短篇轉向中篇，架構與情節更為複雜，抽離性與詩意更濃。」參見周芬伶：〈好 MAN 的強悍虛構〉，收入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頁 16。

⁵ 論者多注意到，王定國小說在故事主題與人物設計上，存在著特定、反覆的書寫視角。如周芬伶言：「他書中的男主角常具有《大亨小傳》蓋茲比情結，極盡一切追求成功，內心卻有著永恆的黛西與傷痕。」（〈好 MAN 的強悍虛構〉，頁 13。）又，游孟庭則注意到王定國小說人物、情節、分為的「重複性」：「王定國 2013 年至 2016 年，就像設計剪裁好似地連續出版四本小說，其篇幅分為中篇、短篇、長篇與中篇，在密集的創作裡，讀者更能發現故事的重複性，積累的幾十則故事，其實都是同一類型的故事。」游孟庭則以傅柯生存美學，認為此一重複性正是作家寄託關懷所在，並以一節的篇幅來討論之。參見《愛的卑微與拯救——王定國小說的生存美學》（臺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年 11 月），頁 117-127。

⁶ 目前學界對王定國創作歷程的分期，可參見宋澤萊的論文。宋澤萊將王定國的寫作歷程分成五期，然細究其分期的準據，大致是以文學主題分成青春文學（1971-1982）、社會寫實（1982-1984）、譴責文學（1984-2013）三個階段（見宋澤萊〈試論林雙不和王定國的譴責文學——戰後諷刺文學的變形和遺緒〉，「台文戰線」，網址：<http://twncelclub.ning.com/profiles/blogs/3917868:BlogPost:31329>，2018 年 9 月 15 日下載）。但面對創作分期問題，王定國以為：「我的寫作沒有所謂分期性的切割，只能說是寫和不寫兩個時期。」參見游孟庭：〈與王定國書信答問〉，《愛的卑微與拯救——王定國小說的生存美學》，頁 139。

⁷ 如陳芳明認為王定國：「他的書寫有一種復古風，不求炫技，不求流行。」參見陳芳明：〈哀

而個人色彩濃厚的王定國式寫作，遂難以被研究者在既定的文學史流變中加以斷代與定位，⁸而既有研究框架的無法發揮效用，將導致研究難度的提高，也關乎研究成果的多寡。關於作品的難以定位與斷代現象，王定國顯然是有自覺的，他以為：

評論家會對我較頭痛，因為他所通曉的各種文學理論很難套進我的作品。別人很難定位我，而我更不想定位我自己。⁹

本文以為，當我們直面王定國創作時，其小說寓意與種種美學特質的難以被各種文學理論套入以解析，或許正是作家作品的文學價值所在。¹⁰只是我們必須先找到一個可以與王定國小說深入對話的詮釋架構。¹¹在尋找詮釋架構之前，或可先檢視目前學界的王定國小說研究成果。

二、「王定國小說研究」之知識定位與研究方法反思

誠如上文所述，一方面因為王定國仍在持續穩定創作中，而與創作相應的研

傷清麗之美——讀王定國短篇集《誰在暗中眨眼睛》，收入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頁 10。

⁸ 如周芬伶從文學史的回溯中，論道王定國：「他是很難斷代與定位的作家」。參見周芬伶：〈好 MAN 的強悍虛構〉，收入《那麼熱，那麼冷》，頁 15。

⁹ 見王定國、游孟庭：〈與王定國書信答問〉，頁 140。

¹⁰ 楊照在反省小說的技藝，與小說與現實之間的關係之後，指出王定國小說的文學價值在於：「王定國把我們帶回到現代小說之初始處，還原小說這份現在經常被遺忘了的功能——張開眼睛認知看似平凡的現實底下，藏著一點都不平凡的複雜遭遇與感情。」參見楊照：〈帶著陰影、被陰影帶著的台灣人〉，收入《誰在暗中眨眼睛》，頁 18。

¹¹ 宋澤萊：〈試論林雙不和王定國的譴責文學——戰後諷刺文學的變形和遺緒〉一文將王定國的寫作歷程，依文學主題分成五期：青春文學（1971-1982）、社會寫實（1982-1984）、譴責文學（1984-2013）三個階段。對於 2013 年發表的中篇小說〈那麼冷，那麼熱〉，宋澤萊將之歸諸於後期譴責文學的代表作，它：「譴責了台灣那些患有愛情·家庭無能症的男性，文章充滿男性不可思議的思想和行為，彷彿一齣一齣的家庭鬧劇。」（見「台文戰線」，網址：<http://twncelclub.ning.com/profiles/blogs/3917868:BlogPost:31329>，2018 年 9 月 15 日下載）。本文以為如此的分期失於「標籤化」，因為「譴責文學」的標籤固然有助於解讀、認識王定國小說的某些面向，從而定位其小說，但如此分期將無助於深入理解王定國小說的意義世界。

究也仍在方興未艾之際，因此學界尚未取得較具共識的研究觀點；二方面，或如熟稔王定國作品，也同時是小說家的張耀仁論評王定國作品特色：「以乾淨俐落的直拳面向現實」，¹²因為難以從特定文學理論的操作，來定位作家作品，因而研究者也較難從中提出具解釋效力的研究框架，以故，目前所見的王定國小說研究，多是篇幅短小的評論而非研究性論文。¹³從研究成果觀之，評論者雖多有精要之見，然受限於短評文章之性質與格局，終究無法將評論觀點提升為一套具詮釋效用的知識架構。其次，目前的評論文章，多聚焦於討論明顯可見的小說技法。特別是，在重視炫技且不斷翻新的當今小說界，王定國看似保守傳統的小說筆法，很容易讓人以寫實主義流派為其定位，只是如此定位時，評論者也必須承認，王定國的小說筆法雖略嫌保守傳統，卻不因此而顯陳舊過時，反而成功吸引眾多文學專業讀者的目光。¹⁴如何解釋此一現象？或者更根本的問題是，它可能成為王定國小說研究的詮釋架構嗎？

我們或可再延續以上討論。如上文所述，因為當代台灣文學研究常以文學史譜系來尋求作家與作品的定位，因此既有論述中，少數除陳芳明、范銘如注意到王定國小說展現了現代主義的隱喻與象徵技巧之外，¹⁵大部分的評論者皆以寫實主

¹² 見張耀仁〈我們這一代：六年級作家（之十二）別鳥駱以軍〉，出處：<http://udn.com/news/story/7048/1329590>，2015年11月22日。

¹³ 王定國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為附錄在各書中的序、跋或推薦文（請參見參考文獻所列），另，網路資源中有一些短評及專訪，如宋澤萊〈試論林雙不和王定國的譴責文學——戰後諷刺文學的變形和遺緒〉、汪正翔〈殘暴而溫柔的救贖——專訪《誰在暗中眨眼睛》作者王定國〉、張耀仁〈熱的暗潮，冷的伏流：評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張耀仁〈我們這一代：六年級作家（之十二）別鳥駱以軍〉、張耀仁〈閱讀王定國：老派的愛，荒村般的孤寂〉、陳裕堂〈文學建築小說大樓〉、黃文鉅〈一個把他人的悲劇看作自己，而展開救贖和希望的旅程〉（以上資料出處請見參考文獻）；又至2018年10月，有兩本王定國小說研究的碩士論文，游孟庭：《愛的卑微與拯救——王定國小說的生存美學》（臺南：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年11月）、曾小芬：《王定國中篇小說人物研究——以《沙戲》以後為主》（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18年1月）。

¹⁴ 如楊照：〈平反『寫實』，平反『悲情』〉：「在王定國筆下，兩項長期以來在台灣小說界備受嘲弄的元素，獲得了平反——一是『寫實』，另一則是『悲情』。」見《敵人的櫻花》推薦文，頁257。

¹⁵ 參見陳芳明：〈哀傷清麗之美——讀王定國短篇集《誰在暗中眨眼睛》〉，收入《誰在暗中眨眼睛》，頁13。范銘如〈水火同源的異卉〉，收入王定國《昨日雨水》，頁12。

義傳統的框架，來嘗試定位王定國及其作品。在一般作家與作品研究中，此一按照文學史譜系來尋求研究對象定位的習慣並不少見，然而當我們要以寫實主義的美學標準來定位《那麼熱，那麼冷》時，我們又將在作者頻頻運用的虛實相生寫法中，感到作品顯然已脫離了寫實主義小說的窠臼；至於小說人物的困境表達，更不若寫實主義小說傳統，致力於揭示某種社會機制為人物帶來的壓抑與挫敗。在此一書寫焦點上，王定國著意的反而是如何從社會現實，透入現代人的內心世界，且細膩書寫這樣的心靈景觀。¹⁶從如此的寫作焦點與美學風格來看，似乎更近於現代主義。因此究竟應以寫實主義或現代主義來定位王定國的寫作？關於這問題，本文較為同意馬森見解：「文學和藝術同時可以具有寫實、現代和後現代的

不同特徵。這些不同的美學特徵不但表現在不同的作家身上，甚至也可以表現在同一個作家的身上，而形成眾聲喧嘩的現象」。¹⁷以故，筆者以為，純就美學風格而言，將王定國劃歸寫實主義，或者現代主義書寫，對於詮解小說的幫助並不大。因此，與既有研究取向不同，本文在尋找王定國小說的詮釋架構時，將不再從外部的文學史思潮流派來定位作家及其作品，而是將關注焦點轉向作品內部，從中建立王定國小說的詮釋框架。在研究方法上，此一從小說內部而來的詮釋框架，將從內緣分析著手，也就是我們將盡量從王定國的創作觀念與作品的互相印證當中，尋找並建立詮釋王定國小說的知識座標。

在尋找並建立詮釋王定國小說的知識座標上，王定國在《那麼熱，那麼冷》附錄訪談稿中的一番夫子自道值得注意，他說：

我不為自己寫作，也不為眾人，我只為小說人物寫作，替他們發聲，甚至彷彿替他們死。¹⁸

因為這番「不為自己寫作」、「為小說人物寫作」說法，和我們一般常識上以為的，創作莫不來自於創作者自身需要的觀念迥異，因而每每讓研究者不解，以為「所有的書寫無不是為了自身」，因此王定國如此說法無非是一種「欲蓋彌彰或思考上

¹⁶ 王定國曾比較自己與鄉土文學小說的差異，指出自己放棄挖掘底層人物的卑微，專注於描繪愛情，主要是為了「掀開現代人的苦悶荒原」。參見王定國、初安民：〈小說一樣的人生——王定國答印刻文學總編輯〉，收入《那麼熱，那麼冷》附錄，頁 254。

¹⁷ 參見馬森：《世界華文新文學史》（台北：印刻文學，2015 年），頁 890。

¹⁸ 參見訪談稿：〈小說一樣的人生——王定國答印刻文學總編輯〉，《那麼熱，那麼冷》附錄，頁 265。

的盲點」。¹⁹然而筆者以為，也許反過來，堅持從作家是「為自己寫作」的觀點來看王定國的寫作動機，可能才真的是思考盲點。因此，本文將定焦於「為小說人物寫作」的此一核心概念中，著力於從文本本身建立分析論點，去理解王定國重啟創作的寫作意圖。然而什麼是「為小說人物寫作」？在訪談當中，王定國曾如此說說明了「為小說人物寫作」的寓意，更透露這是一種文學救贖觀，也是他所以重啟寫作的重要原因：

我對 2013 後開始大量寫作出書這件事感到欣慰，不像一般人喊完文學口號後就先把自己擊倒。／……我說這一行字很像是我的誓言。其實真的就是誓言。你說「貼著人物」寫，我看不只這樣，我覺得我是活在那些人物裡面才寫得出來的，也只有一起活才能說出他們的話。這也就是我說的救贖，唯有真實地聽見他們，我才看得見我想看到的自己。我是抱著這樣的信念才回來寫作的，而且相信一旦寫得出文學中那股救贖的力量，這時我的心靈才能得到淨化和昇華。²⁰

這是一段王定國文學主張的重要說明。透過寫作，王定國讓自己化身為人物一員，真實的看見他們、聽見他們，為他們說出想說卻未能說出的話，甚至透過與人物同活，成為他們，而有了審視自己的途徑。由此觀之，王定國在 2013 年以《那麼熱，那麼冷》重回文壇，並非只是老友初安民的激將使然。²¹我們或應注意王定國自己的說法：

我把寫作視為一種生命中的回程。

就因為這種回程的、或稱為救贖的寫作，世上才有了文學的不朽。²²

¹⁹ 參見游孟庭：《愛的卑微與拯救——王定國小說的生存美學》，頁 36；另外，在〈與王定國書信答問〉訪談稿中，面對游孟庭：「為人物而寫」及「為自己而寫」有何不同的的提問，王定國亦自道：「我曾因為『我為小說人物寫作』這句話，被一位小說前輩質疑，他認為每個作家都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理念、滿足自己的表現慾和存在感而寫，為一些人物而寫是很弔詭的，有邏輯上的問題。」參見王定國、游孟庭〈與王定國書信答問〉，頁 137。

²⁰ 同前註，頁 138。

²¹ 參見初安民：〈補白〉，收於《敵人的櫻花》推薦，頁 269。

²² 參見王定國：〈小說非常好寫〉，收於《聯合文學》第 353 期（2014 年 3 月），頁 62。

以及：

我的動寫作動機其實來自一種強烈想要尋求救贖力量的心靈，否則停筆那麼多年後，早就錯過了一個作家創作力最旺盛的高峰……就是因為那個強烈的寫作動機一直沒有消退，所以可以說是為了追求那種突破困境的能量而寫作吧。²³

然而，當我們以「文學救贖」為王定國重啟寫作的動能時，仔細審視，在作家、小說人物、讀者及文學救贖之間，又存在著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梳理：文學作為一種救贖，是誰的救贖？是王定國自身的救贖？還是具有普遍意義對於現代人的救贖？對已停筆多年的作者言，為何「為小說人物寫作」，便是把自己，也同時是把文學救贖回來的一條路徑？透過此一救贖，文學將被帶往何處？筆者以為，這些必須進一步追索的問題，正是尋找王定國小說詮釋架構的重點所在。

三、生存困境的揭示：虛假終極關懷下的生命執迷

2013年《那麼熱，那麼冷》出版，宋澤萊將王定國這時期的寫作主題，歸諸譴責文學，認為王定國在作品中「譴責了台灣那些患有愛情、家庭無能症的男性」。然而這個解釋與王定國「我覺得我是活在那些人物裡面才寫得出來的，也只有一起活才能說出他們的話」的文學救贖觀似乎扞格不入。或讓我們試著離開主題標籤式的研究方法，直面王定國小說中的人物，從中尋找深入王定國小說世界的有效途徑。

如論者所言，從表象看來，《那麼熱，那麼冷》中的主要人物的確都染著「患有愛情、家庭無能症的男性」之色彩，但作者是站在譴責的角度與立場上去選取、描繪、凸顯這些人物？如果不停留在人物性格表象，我們會發現，小說家對這些人物生活困境的描摹，不在譴責，而在化身其中的理解。我們要注意的是，王定國一直提醒自己以同情想像的眼光，和小說人物一起經歷生命的迷惘與衝撞。作家自己的說法是：

²³ 參見王定國、游孟庭：〈與王定國書信答問〉，頁136-137。

然而一旦開始進入文字，總有一個聲音給我叮嚀著：我不是來說故事的，我的寫作也不是為了討好自己，要寫的應該是別人遺漏的，從那些雖然存在卻無法吶喊的遺漏中，寫出有些人想聽、有些人充耳不聞的聲音。這就不容易了，有時就是要進入毀滅狀態，才寫得出婉轉的憂傷。²⁴

寫那些雖然存在卻無法吶喊的遺漏之聲，是「婉轉的憂傷」而非「譴責」，才是王定國在《那麼熱，那麼冷》中所要致力傳達的，如此的聲音傳達，也正是在一片炫技的小說世界中，小說家還能以精準清麗的文字，直抵讀者之心的原因。²⁵

然而既不是譴責，那麼作家將自己化身為小說人物的意圖為何？王定國透過筆下人物傳遞什麼訊息？我們發現在《那麼熱，那麼冷》中，不論是〈某某〉中，終生困於年少時愛戀不得的女孩，而導致現實生活中與妻子相處隔絕的「他」；或是〈落英〉中，因為一生致力於求勝，反而讓妻子雪離他而去的「我」；或者〈我的杜斯妥〉中，以無所不賭來交付現實，終致存在荒涼的杜斯妥；〈那麼熱，那麼冷〉中家境富裕但情感疏離的蔡氏一家，以及一家之主蔡紫式的無愛與冷漠；及至〈世人皆蠢〉中，以對過往愛人的眷戀而疏忽身旁妻子，以至於因妻子離去、患老年癡呆症，遂在記憶與現實的混亂下孤獨餘生的「他」。王定國總是描寫一些在困境中苦苦掙扎，且顯露情感不安的人物。這些人物共有一特徵：他們都曾經有過強大的生命信念（faith），只不過這些信念似都建立在某種看似執著，其實如海市蜃樓般飄渺，乃至終將幻滅的錯誤目標上（不論是愛情或功成名就），而小說情節，便是隨著時間歷程的發展，讓這些人物因信念的追求，被一步步地帶到沉默／死亡的孤獨深淵。

我們或可借用存在主義哲學家（美）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 1886-1965）所說的「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來深入理解王定國書寫焦點下的訊息。

²⁴ 參見王定國：〈小說非常好寫〉，頁 63。

²⁵ 關於這一點，王定國在其後的《敵人的櫻花》（2015 年）自序〈想要表達的並不是憂傷〉一文中說得更清楚。小說家寫道，寫作《敵人的櫻花》時：「初筆採用第三人稱，寫完首章頗為得意，節奏俐落明快，人物進出滿布懸疑，而且寫作之筆居高臨下，毫無沾染他人的卑微痛苦，真正創造了隱身幕後還能遙控生命情調的超然視野。／可惜並不符合當時寫作這部長篇的初衷。／一個月後，從第一個字開始重寫。同樣是別人的故事，全部都換成了自己的悲傷，這回不再天河遼闊，而是刻意侷限在眼前所見的聲影中，就像原本準備搭車穿越曠野，臨時卻繞進一條小路，跋涉了很久才走了出來。」參見王定國：《敵人的櫻花》，頁 11。

所謂的「終極關懷」，就是對終極目標的追求。田立克認為「一旦某個問題成為一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問題時，他就必須完全臣服於這個最高指導原則之下。」「終極關懷」會帶給當事者最高滿足的承諾，人生若無「終極關懷」的追求，就無法獲得生命的滿足感。²⁶田立克主要想藉由「終極關懷」這一觀念釐析基督新教的信仰。因此，在定義「終極關懷」後，田立克進一步區分了「真正的終極關懷」，與「非真正的終極關懷」，所謂的「真正的終極關懷」，便是將生命追求的目標，置於神聖、至高無上的終極目的之上；相對的，若將生命的終極目的建立在短暫、有限的目標上，便是「非真正的終極關懷」。田立克又指出：

如果最後證明一個人信仰的不是真正的終極關懷，那麼他生命的意義就會全盤崩潰，因為他把整個人——包括真理和正義——都交託給一個不值得他信仰的事物。其結果是，他捐棄了自我中心，但是卻再沒有機會將自我尋回。²⁷

田立克的「終極關懷」想要從人的存在面向去討論信仰的意義，但我們可藉著這個概念看到現代人的生存景況的主要問題，那就是當人將信念或者信仰建立在不是真正的終極關懷時，個體將隨之喪失自我，而陷入一片崩塌虛無之境。本文以為，對種種展開在「非真正的終極關懷」下的生存執迷之探討；或反過來說，對因執迷於種種「非真正的終極關懷」（或可稱為「虛假的終極關懷」），所導致的生存困境之探勘，正是《那麼熱，那麼冷》的核心主題所在，我們或可從中深入探討王定國寫作人物的用心，以及所要傳達的訊息。

（一）生命的爭競攀升與陡落

〈落英〉一文寫道出身貧寒，從小暗自發誓要爬上人生最高點，「為了打敗別人而活著」（頁 99）的男主角「我」，在一次與人共乘回西部途中，因一陣迷霧，車子撞上山壁護欄，遂與昔日情敵的「他」一起陷入了死亡險境。小說寫道隨著時間點滴流逝，與車子一起卡在懸崖邊的「我」，時時刻刻感覺著所承載車子的吋吋陷落，但就在最後一刻，生命的終場，「我」竟做出了禮讓情敵的選擇，

²⁶ 參見保羅·田立克著，魯燕萍譯：《信仰的動力》（台北：桂冠圖書，1992年），頁 3-5。

²⁷ 同前註，頁 17。

讓自己掉入懸崖。從寫作技巧看來，這是一篇情境描寫深入，情感絲絲入扣的小說。特別要注意的是，當「我」感覺著車子的吋吋陷落，以及在昔日情敵以及自己之間，僅有一人能生存的時間縫隙中，作家以意識流，讓「我」回顧自己一生，流露情感的傷：他的一生，便是愛戀雪，且與情敵爭奪雪，及至一番艱苦奮鬥，終於取雪為妻，而雪卻因他的無所不打敗的意志離他而去，他又立誓要讓雪回到他身邊的「必須求勝」之故事。

透過〈落英〉，一個為爬上人生最高點，不惜打敗別人的人物形象躍然紙上。小說以詩意語言傳達「我」的生命隱喻：那不斷爭競攀升的意志，就像愈繃愈緊的琴弦，急彈促撥中，至某一刻高音，弦斷音絕，「人生每件事在出錯之前往往都是對的」（頁 62），如〈落英〉題名，在不斷攀升的險仄山路中，生命戛然而止。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人物形象也原型般不斷地出現在王定國的其他作品中。如何理解此一人物的形象意義？關於這問題，德國現象學家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提出的「奮進者」原型很值得我們參考：所謂的「奮進者」，便是不斷在價值攀比中企圖取勝的人，這是現代性下，資本主義世界最鮮明的精神型態。²⁸

以之觀察〈落英〉，我們會發現「我」便是這種企圖在不斷的價值攀比中取勝的人，此一求勝意志，貫穿了小說情節始末，成為核心命題。因而〈落英〉看似是一篇談「我」與「雪」情愛糾葛的小說，但實則，從「我」的追求雪，到妻子雪的離開，到「我」要以更大成就讓雪回到身邊，愛情皆不是「我」的「終極關懷」。昔日「我」為了跟情敵「他」爭奪女主角「雪」，用盡一切心機，終「我」的一生，看似奔赴著愛情，將贏得「雪」的愛情當作終極目的，但實際上，我的終極目的卻是建立在不斷的「奮進」，不斷地「贏」上面：

那時我一直深愛的妳，不就是我這一生中最大的鼓舞嗎？倘若我不想贏，倘若我沒有將任何人打敗，試問我還能憑靠什麼擁有妳。（頁 102）

在對「雪」的愛情需要下，其實隱藏著「我」必須贏的慾望深淵。因而小說的深刻便在於寫出：「我」的悲哀，不是因為「愛」，而是因為將終極關懷建立在「贏

²⁸ 參見馬克斯·舍勒著，劉小楓選編：〈道德建構中的怨恨〉，《舍勒選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頁 412。

取」之上，在此一「虛假終極關懷」下，「愛」早已淪為「贏取」的目標：正因為「我」不斷讓自己臣服於「奮進」與「贏取」之下，最終連「愛」也將遠離而去。

小說結局，王定國寫道當「我」回顧了自己奮進求勝的一生，在死亡的懸崖邊，終於面臨了心的臨界點：

我的心真的非常非常累了。從咆哮的會議桌一下子要遁入絲竹悠揚的茶席，多像剛從廝殺戰場突然走進禪室中，多麼難，多麼令人惆悵與不堪。但我努力著了，茶道中的寧靜會來洗滌我的心靈，我也會隨時期待不久的深夜，有一聲甜蜜的電鈴響遍門廳。像一場剛剛解散的姊妹淘們的越洋旅行，她纖弱地拖著令人失笑的笨重皮箱站在門外，一切像夢一樣離奇。一切都結束了。讓我這麼說吧。（頁 101）

無止盡的奮進求勝，自我的逐日喪失中，終於失去生活重心。「我的心真的非常非常累了」，從求勝意志寫入內心脆弱，當時間走到最後，置入懸崖邊的生命終究需要一點清醒來喚醒，來拯救。小說最後，當車子顛危墜落，那時間的最後一刻，「我」的訴說甚是動人：

妳會害怕聽到車子突然墜落的聲音嗎？我不會害怕，我只是非常非常悲傷。（103）

從「我的心真的非常非常累了」到「我只是非常非常悲傷」，時間終末，竟是「死亡」來臨之時才讓人清醒地審視自己，及自己賴以存活的信念。王定國曾道：「死亡常常是我設定的主題，我以為唯有死亡可以喚醒生命」，²⁹因而這令人措手不及的死亡，便是作家在寫作「奮進者」原型人物時的另一端反思，如同哲學家海德格所言：「死亡乃是無之聖殿」，³⁰或如題目〈落英〉隱喻的，死亡陰影下，「無」才印襯著終有一死者的「我」存在之本質，才有救贖的轉機。³¹

²⁹ 參見訪談稿：〈小說一樣的人生——王定國答印刻文學總編輯〉，頁 265。

³⁰ 參見馬丁·海德格著，孫周興選編：〈物〉，《海德格爾選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頁 1179。

³¹ 海德格所謂的「終有一死者」，不是在說明人類終有一死，而是在說明人類存在的本質，唯有人類才有能力承當無可逃避的死亡事實之死亡。同前註。

（二）從真實生活吋吋撤離的執迷之夢

〈落英〉中，「我」的生命困境，顯現為將愛情的追求，視為一場場價值攀比的求勝意志之遊戲，讓「我」付出了自我喪失，與愛不可得的昂貴代價，直至死前一刻，「我」才忽忽感覺生命的徒勞與憂傷。³²這是王定國對陷入虛假終極關懷的現代人生存情狀之關切，以之為作家寫作的關懷所在，如此的生存困境，亦可見於〈某某〉中。小說寫道「他」從小暗戀著「她」，「他」的生活便是渴慕揣想「她」的生活。然而「他」對「她」的愛慕追隨，其實是一場與真實生活愈來愈遠的執迷之夢，是以交付此刻的生活重心為代價換取的。如小說寫道在「他」失去「她」音訊多年，而在偶然間又發現「她」的蹤影時，「他」的心思被如此牽引著：

在他認為，任何人的哀傷都不能出現在她身上，連一絲愁緒都不能。因此，他覺得自己應該出現了，即便她已遺忘或者全然陌生。（頁 35）

表面上，這似乎是一個用情至深的愛情故事，其實是一個以迷夢為生命救贖，甚至取代真實人生追求的故事：敘事者「我」在貧困的年幼時代，曾偶然地從「她」身上獲得關心與溫暖，從此便一直暗戀著「她」，以之為人生的終極目標，窮一生之力眷戀追隨。實則「我」與「她」在生活上從無任何交集，對「她」而言，「我」根本是一位「陌生人」，一個連名字都叫不出來的「某某」，也是一個完全被「她」遺忘的人。如此的愛情並無「愛者」與「被愛者」的兩兩交會，僅是一段建立在虛假目標下的迷戀追求。如「我」在年輕時便道：

她是如此這般非常適切地活在她自己的世界中，也非常平安地活在他的心中。（〈某某〉，頁 37）

之後「他」和妻子結婚，將那份潛藏的「愛」轉移到妻子身上，然而婚姻生活並不如所想的順遂，遇到挫折後，「他」並未面對現實，在「愛」的行動中重尋連結的可能，而是直接繞過問題，放棄事業，回家陪伴妻子。然而此一遁出現實的逃脫之道，卻讓「他」被公司裁員，在日愈暗淡的生活光景中，讓生活更添困厄。

³² 參見保羅·田立克：《信仰的動力》，頁 90。

另一方面，心靈愁困下，〈某某〉中的「他」又以對暗戀對象「她」的無限懷想為救贖方式。小說寫道當妻子離「他」而去，遠赴日本，寂寞獨居中，「他」嘗試寫信給心中的「她」，透過回憶幼時記憶中的「她」家院子的一株開滿紅花的樹，而尋求慰藉：「他慶幸過去的回憶還如此清晰，只是一支筆就能讓痛苦的呻吟安靜下來。／光憑記憶就能把距離拉近，從今以後就不用再看到她了。」（頁 56）更甚而，在這封不可能傳遞的信中，「他」竟如此地對「她」說解自己的生存景況：

何況我的人生已經那麼美好，能夠在你毫無察覺的情況下一直擁有你。
倘若我一直這樣擁有你，我相信在日本的妻子便永遠不會離開我了。
你會問我為什麼嗎？我就是用生命在呵護著她才變成今天的軟弱啊。（頁 56）

這種以愛之名現形的美好，看似深情，其實脆弱難堪，不僅對「他」所依戀的「她」而言，「他」向來是個陌生人般的「某某」，恐怕對一直期待著丈夫有所作為的妻子言，丈夫也終將只是一個蒼白軟弱的「某某」。「某某」之所在，不論是以依戀或呵護現形，其實都是逃開現實的，人與人的關係疏離之所在，也是「他」日愈喪失自我，面目模糊，並從真實生活吋吋撤離之所在。小說最後，王定國置入「死亡」情境，讓「他」在獨居生活中因為食道噎住而死，喪禮中，已死的「他」在看到妻子痛哭，及妻子紮在小指頭上的白紗後，竟才清醒地看到眼前一切，且「因為生命的喜悅而充滿著忍不住的淚水」（頁 59）死亡終局下，「他」才看到、且面對了隱藏在愛的名目下的，自己所需要也無能給出，甚至恐懼給出的真實之愛。

（三）無愛與空洞家屋

以「終極關懷」審視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中的人物生存情狀，從〈落英〉、〈某某〉到〈世人皆蠢〉、〈那麼熱，那麼冷〉一貫而下，我們可以看到王定國對此一核心命題的審慎注視與層層推進，與圍繞著「家屋」展開的生存困局之種種思索。和〈某某〉中的「他」一樣，〈世人皆蠢〉的主角「他/江先生」也有一位自年輕時便暗戀的對象：小曼，且至結婚多年，「他」的記憶仍一直停留在對小曼的沉湎耽念中，此一執迷如壘罩在他真實生活上的一層濃霧，讓他看不到，也聽不見身旁之人的情感需索，在彷彿靜止隔絕的生活中，「他」終於在

妻子、女兒乃至朋友都離他而去的情況下，成為一位寂寞的獨居之人。小說如此描述妻子離去之後的「他」：

這一瞬間他寧願死。他非常孤單，妻子走了，朋友們也因為他的問題而遠離了。如果可以，多麼希望就從這裡躍下，被一波新來的浪帶走，把他棄置在莫名的困頓中。（頁 233）

然而「執迷」之於真實生活的滲透與影響還不僅於此。小說寫道妻子離去之後，「他」患了老年癡呆症，且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讓曾與妻子共住的臥房成為塵封之地，惟年輕時的小曼身影仍牢牢盤據心中。然而諷刺的是，那執迷牢記之所在，現實生活也隨之荒廢崩塌，在生活與心神的日愈錯亂中，一日妻子終於回來探望，寂寞的「他」驚喜地以為妻子就要回「家」了，頻頻追問妻子當初為何離開？卻不曉得，一如與妻子共有臥房的早已發霉蒙塵，那至今仍「不了解妻子為何要離開？」的般般追問，正是妻子所以要離開的原因。執迷讓現實荒涼，即使「他」渴望打破孤單，渴望家人同在，卻終究要在妻子再度離去之際，面對無以為家的空洞終局。〈世人皆蠢〉於此，便有了以題名傳達的現代人生存困局之普遍性意義。

至於與書名同名的另一篇小說：〈那麼熱，那麼冷〉中，王定國則以更大的篇幅，透過更細膩而全面的家庭全員之互動，展演了「世人皆蠢」的執迷寓言之義。小說主角蔡紫式年輕時曾被愛人遺棄，因用雕刻刀刺腹自殺未成，遂留下了一道永不磨滅的疤痕。此一疤痕其實是蔡紫式心靈創傷的隱喻，從此，他深深藏起創疤，不讓任何人接近觸摸，就像他將真正的自我埋葬起來一般。進入社會後，隱藏創疤的蔡紫式讓自己成為一位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奮進者」，執迷於追求種種完美符號，如成功的商人、和諧的家庭、勝利的愛情……，但不論是哪一種符號，哪一種關係互動，蔡紫式與世界的交往，都建立在取勝凌駕的強大意志中，這是他感到自身存在的一種方式。此一意志與行動更顯現在自己家庭中，蔡紫式如一暴君，以橫徵暴斂的方式臨近妻子蔡瑟芬、獨子蔡莫，乃至於父親，將所有家人視為他意志擺弄下的物品。就像妻子蔡瑟芬意識到的一樣：

他不喜歡床邊有別人的呼吸，他似乎寧願每個女人都在畫裡，就像她一樣，她也是一幅畫，一個道具，隨手可用，但不應該在半夜兩點三十分之後還躺在他身邊。（頁 187）

實則在一家之主蔡紫式控制下，依繞著他而生活的每個家庭成員都各自懷抱孤寂心事，雖期待感情交流的可能，終究無法安心地待在彼此身旁，成為家人。蔡紫式找回他的父親，讓蔡家全家團圓，但如此積極行動，那麼熱，卻那麼冷，全員到齊的豪宅底下是一個空洞家屋，住著日愈孤立且分崩離析的家人們。

至於〈我的杜斯妥〉一文，應可視為《那麼熱，那麼冷》一書中，王定國對人之執迷所作的最鋒利且極致的描繪與演繹了。小說中，王定國藉由敘事者「我」的陳述，讓俄國文學家杜斯妥也夫斯基與小說中的主角杜思妥形成一種相互映照的互文關係。與人道主義關懷者杜斯妥也夫斯基不一樣，現代的杜斯妥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奮進者，他並不像那位杜斯妥也夫斯基：

杜氏有他高貴的靈魂，他不為自己賭，他的心裡永遠帶著家人。（頁 152）

作為奮進者的杜斯妥，他的終極關懷就是「賭」，他為自己而賭，在他的世界中，和他有關的所有人、事、物，包含家人、交往的女人，都只是他的下注籌碼。在不斷下注爭勝的過程中，金錢早已成為所有關係的中介，一切都可以輕易拋棄。小說最後，王定國讓同時是賭徒也是奮進者的杜斯妥，在掙得生存機會的最後一賭中忽然收手了，此一結局值得注意，敘事者道：杜斯妥在當天進入了決標現場（賭的現場），竟反常地未下注，反而一直坐到決標散場，且「從頭到尾不發一語，聽說後來老淚縱橫。」（頁 164）賭使杜思妥掏空情感，除了帶給身旁的人不幸外，也讓自己置身於空洞蝕骨的荒涼境地，因而以老淚縱橫結尾，凸顯出賭徒杜斯妥畢生追求的盡頭之寂寥；反過來說，賭的盡頭是眼淚，不也是賭徒杜斯妥生命最清澄一刻，在死亡黑幕落下之前。

透過以上，我們發現王定國在《那麼熱，那麼冷》中，以小說人物的選取及其生存活動的描繪，對人在種種虛假終極關懷下的追求，有著深刻且細膩的體察與反思：「真實的生存世界」逐一被種種執迷取代，而執迷多深，離「真實的生存世界」便有多遠，那是一種無法收拾心神的，失落自己，也無法看顧他人需索的疏離之生活。以之為小說家所揭示的現代人生存困局，我們或可從中探入文學救贖之意。

四、棲居與回家——通往文學救贖之路

王定國年輕時受過七等生寫作風格影響，³³但與七等生的「自傳式寫作」不同，王定國是從「為小說人物寫作」的創作觀念出發，在小說中塑造了一個個因執迷於追求而逸出真實生活的故事。如此的寫作動機看來，王定國所關注的書寫對象並非自己；反過來說，王定國是透過「為小說人物寫作」，才開啟了與世界、他人，乃至自我對話的途徑，這是一種不限於表象價值的有深度之生活。王定國說道：「唯有真實的聽見他們，我才看得見我想看到的自己。」³⁴要注意的是，對作家王定國言，自己並非一個不證自明的存在，而是更內省曲折地存在於「我想看到的自己」之中。更甚而，這個「我想看到的自己」，是以「唯有真實的聽見他們」的書寫行動而現身。循此而下，我們應該探討的是，「唯有真實的聽見他們，我才看得見我想看到的自己」是什麼意思？這樣的看見自己的寫作，為何富含生命救贖之意？

（一） 兩個人的寫作：真實與虛假

筆者以為，王定國小說中，有一個潛藏的，反覆辨析真實／虛假兩個世界的內在結構。前述討論中，我們已看到小說人物因為執迷於虛假的終極關懷，故在其生生活動中開顯出了兩個世界，我們可將其視為「王定國小說的兩個世界」中的第一層意義。至於第二層意義，則存在於王定國本人身上，關係著王定國何以重啟寫作，以及為何寫出這樣內容的作品。王定國曾在書面訪談稿說道，因為長期從商，他已逐漸分離出兩種眼光來看待世界：

其實很久以來，我對人間事物一直存在著非常強烈的不信任感，因此，才會在某一次的訪談中這麼說：我寧願在虛構的小說中做個真實的人，也不願意在真實的社會中做個虛假的人。³⁵

³³ 王定國曾經提及七等生對他的影響：「鄉土文學論戰，我認為它可貴地釐清那個時代的謬見與良知，……而我那時閱讀七等生，是著眼於他的文學與文學論戰無關，沒有直擊式的抗訴……，提供我另一個嶄新的文學視野，也與我對文學本身的信念不謀而合……。」參見王定國、游孟庭〈與王定國書信答問〉，頁 136。

³⁴ 同前註，頁 137。

³⁵ 同前註。

這裡的說法提醒我們，真實/虛假世界的辯證，不一定與客觀真實世界與文學虛構世界的畛域相等，反而在王定國的意識中，自身所在的商場充斥著種種虛妄，而文學虛構反倒存在著救贖的可能。至於文學所以存在著救贖的可能，是因為唯有透過「寫作」這種活動，他才得以突圍「建商王定國」的生存背景，而進入一種更深沉的生存之思，如前述引文所說：「我把寫作視為一種生命中的回程。就因為這種回程的、或稱為救贖的寫作，世上才有了文學的不朽。」也唯有讓自己活在文學之中，王定國才能感到活著的真情實感。王定國曾如此敘述他回歸寫作的歷程：

我已經二十多年完全迴避散文的抒寫，小說則是泥漿工程的苦悶中偶爾抽身突圍，以這麼貧乏的質量而言，我已不能回抱文學當年的宿願了，卻又不甘長踞商場眼看自己的本性逐漸失真，在這兩者之間無奈的拔河對抗下，反而焦慮感忽焉襲來時才讓我從自覺中驚醒，唯有這樣的時刻我終於拿出紙筆靜下心來。³⁶

從王定國的生命世界來看，他的建商／作家雙重身分，彷彿榮格心理學所說的主要人格與次要人格，一個是熟齡事業有成，人生閱歷豐富的王定國，另一個則是仍懷抱著文學心靈的十七歲的那個自己。兩個人格一直在他心中對峙著，甚至也帶來自我疏離的危機。因此，2013年的文學回歸，可以說是兩個人格的合作，是當意識到自己本性的失真，與自己的關係日遠，寫作的迫切性才真實降臨了。因而我們可以說，此一生存危機，便是王定國以文學為救贖的誕生地。更進一步說，在寫作中，人格整合的一刻才翩然降臨了。2017年出版的散文集《探路》中，王定國曾以「兩個人的寫作」為題形容之：

那些難眠的夜晚，我開始回復創作。

剛開始只想安頓情緒，試著找回十七歲的文學心靈，沒想到落筆之後，每個句子瞬間成形，整段文字彷彿依循著他的意志娓娓道來。我的筆墨借他揮灑，於是他開始大量說話，恰似兩人一起寫作。³⁷

³⁶ 參見王定國：〈我們的林文義〉，《聯合文學》第339期（2013年1月），頁61。

³⁷ 參見王定國：〈兩個人的寫作〉，《探路》，頁214。

此一「兩個人的寫作」，遂成為作家的自我拯救，是對人格分裂危機的整合，也是對種種虛假追求的生存活動之探勘。然而行文至此，我們只解決了重啟寫作之於王定國的救贖意義，卻仍未明白為何此一文學救贖，要存在於：「唯有真實的聽見他們，我才看得見我想看到的自己。」也就是說，光光重回寫作，尚不足以成就為王定國的文學救贖，而是要真正進入角色，「為小說人物寫作」，才能寄寓此一文學救贖的理想。除了〈最想見的人〉之外，我們還可以在訪談稿中，看到作家對此一概念的進一步闡發：

我在為小說人物寫作時，其實也是為了自己，為了實現對自己的期待，或為了成了想像中的那個人，這時我才開始編織故事，塑造那些人來和我共鳴。我真的是在小說中尋找救贖的力量，如果人類失去這種能力，那就好比失去了愛的力量。文學如果沒有愛與救贖，我不知道這個日新月異的世界為什麼還要有文學。³⁸

從這裡看，對文學的需要，也和作者渴望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有關：是一個有能力從種種執迷追求中發出呼喚，且能對生存困局產生理解與同情的人。特別是，這些生存困局與作者自身也有著關係，他也正是一位必須在商界競爭體系中求勝，遠離本性之真的「奮進者」。從這裡來看王定國的回歸寫作便有深意了：不只是寫作，而且必須是一種「為小說人物寫作」的寫作，他才得以獲致省思「建商王定國」作為「憤進者」一員的生命構成之機會，從而突圍虛假生活中的人格貧脊。如此與小說人物／人類同情共感的寫作，似是一種與自己、他人建立真情實感的寫作。這是王定國把自己從執迷之路中挽回真實生存的必要途徑，王定國以為文學的存在理由在此，「文學救贖」的救贖之義亦在其中。

（二）家屋：失家與回家

「兩個人的寫作」寓含了王定國意欲以「小說家王定國」來突圍「建商王定國」的單向度生活，從中賦予文學救贖之義。然而，從人格整合的角度視之，王定國雖意欲以「寫作」尋回自己「小說家王定國」的身分與生活，但此一身分與生活卻必須建立在對「建商王定國」身分與生活的不安中。易言之，作為人格的

³⁸ 參見王定國、游孟庭：〈與王定國書信答問〉，頁 138。

整合，「小說家王定國」是被「建商王定國」呼喚而來，而同時並存的。以故，我們若以為「兩個人的寫作」寄寓著王定國的「文學救贖」之義，那麼便應該繼續追問，「建商王定國」之於「小說家王定國」所開啟的特殊書寫視角為何？關於這一點，我們或可借助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所提出的「築造」與「棲居」概念討論之。

從「建商」與「小說家」的雙重身分來看，「小說寫作」與「建築工程」其實有某種類似性。王定國曾如此類比二者關係：

其實我從事的建築業，本質上就是一門小說化的龐大工程。小說框架再怎麼虛構都離不開真實的線條。³⁹

顯然，王定國認為小說創作也是某種築造（building）的工程。因此，「建商王定國」在成功建造了真實世界的許多住宅後，「小說家王定國」也隨之攜手而來，關心起各個住宅、各個「家屋」背後的人之棲居（dwelling）狀態；或反過來說，當「小說家王定國」在進行「為小說人物的寫作」時，「建商王定國」將提供他一個從家屋建造的切入點，以探看小說人物的棲居景況，或可視為是王定國小說的特殊視角所在。

確然。當我們從「兩個人的寫作」探看《那麼熱，那麼冷》所收錄的五篇：〈某某〉、〈落英〉、〈那麼熱、那麼冷〉、〈世人皆蠢〉以及〈我的杜斯妥〉，我們會發現，這些故事都是圍繞著「家屋」而展開的「家庭破敗」之敘事。也就是說，在王定國的「兩個人的寫作」中，「小說家王定國」一直關心著住在「建商王定國」所築造的「家屋」背後的人，且致力於為這些人描摹其生存情狀。例如，〈落英〉、〈某某〉、〈世人皆蠢〉中的主角皆是在妻子離開後，僅依憑「家屋」而生的寂寞失家之人。而王定國的書寫視角，便是以細膩之筆為失家之人描摹其委屈婉轉心事。如〈世人皆蠢〉最後，獨居許久的「他」滿懷期待地想像妻子在家等候他的身影，卻不料推開門後的眼前畫面：

然而門前的踏墊上已經不見了她的鞋。玄關雖然亮著燈，沙發上只留下微陷的坐痕。他跑到房間口，腳底傳來的是黏滯的沙塵，幽暗中的雜物還是

³⁹ 參見王定國：〈從遠方歸來：王定國答編者問〉，《聯合文學》第232期（2004年2月），頁40。

原來的樣子，還有那些擰布的水聲也都消失了，到底都是夢幻一樣的悠鳴，像他有一次休克醒來最先聽到的那種微弱音。他一直期待的諒解，還有像他這樣的男人活該承受的困境，似乎同時來到了眼前這一瞬間。（頁 253）

「他」的困境，便是渴望「家」，卻悲哀地僅能活在空洞的家屋，成為寂寞的失家之人。至於〈那麼熱，那麼冷〉中的蔡家雖然豪華，但如蔡瑟芬描述丈夫蔡紫式身上的「冷冽感」（頁 209），在依繞著蔡紫式的命令生存下，家人之間渴望交流卻不可得，蔡紫式雖為家人建造了奢華居所，但終究無法提供家庭成員在家的安穩感；更不用說，〈我的杜思妥〉中，杜思妥本身就是一個建築商人，建蓋家屋無數，但在知覺不到身邊之人的情感需索與價值下，他的建屋與自己的生存價值一樣，隨時可以在一場場金錢/情感賭局中坍塌，化為烏有。

以上可見，在「兩個人的寫作」中，王定國的「家屋」，是從具體的蓋一間房屋，更觸及到對居住房屋之人的種種生存情狀之關切了。即此，我們或應如海德格說的，透過對築造（building）與棲居（dwelling）概念之理解，看到現代人所遭逢的生存困境，因為其中便蘊含了王定國的文學救贖之義。

從現代人的生存本質來看，什麼是築造（building）？什麼是棲居（dwelling）？在〈築、居、思〉一文中，海德格以「語言就是存有的家」，考察了古高地德語的 *buan*（築造）的意義，指出 *buan* 就是德語中的 *bin*（是），而「築造」的本質是為了使人居住棲留，所以當我們說「你居住，我居住」的時候，其實是在表達「你是……，我是……」的意思，直指人生存之本質。據此，海德格從存有的意義上指出「築造」就是「棲居」，而「棲居」就是「我們人據以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就此定義而言，從人的生存來看，「棲居」的基本特徵就是使某物自由，讓某物成為它自己的一種保護。而所謂的「保護」就是特別地讓某物回歸到其本質之中。以人類為例，棲居就是讓人回家，也就是讓人回歸其本質之存在。⁴⁰

掌握了「棲居就是讓人回家，也就是讓人回歸其本質之存在」之意後，王定國在《那麼熱，那麼冷》所寄寓的文學救贖觀，便顯出其深深刻底蘊了。從海德格觀念看，王定國所以在《那麼熱，那麼冷》細膩描繪人物在空洞建物中，種種渴望回家卻終究失家的困境，此一存在困境之關切，亦便是對人在世俗中喪失真實

⁴⁰ 參見海德格：〈築、居、思〉，《海德格爾選集》，頁 1188-1204。

本性，以致家庭荒落虛無的深刻關切。如〈世人皆蠱〉的「他」在好不容易盼到妻子回來探望後，仍不解妻子當年何以離開？此一不解，帶來了妻子必然要永遠離他而去的事實；又如〈落英〉主角在妻子「雪」離家後，一樣不知道自己的求勝意志便是與妻子情感隔閡的關鍵原因，而一味地以為再往上爬，便能復原「家」的形貌：

總有一天她會知道離家的這些年，我們的家其實已有美好的新貌。我早已為它設置了一間花房，有一條檀木走道能夠讓她回味老家的樣子，有製成樁形的幾座書櫃營造著寧靜的空間……以後每晚八點以前我會趕回家，我氣喘吁吁等著壺嘴冒出白煙，然後學著注水溫壺，鋪上繡花的茶巾，試著把杯托擱在她的空位上。當我提著茶盅準備出湯時，我也會盯著指尖的顫抖，從跳晃的湯煙中嚴格挑剔我自己的內心。（頁 101）

如此單純的「家」之想望，終究無法憑物質化的房屋建物達致。小說終末，墜崖死前一刻，小說家寫道「我」的心思：「我只是非常非常悲傷」（頁 103），以小說人物為現代人的傳達，「我」的悲傷所在，是王定國同理於現代人渴望回家卻無以為家的生命困局之所在。從作者到讀者，從「我」到「現代人」，悲傷形影的躍出處，救贖的需要也隨之到我們面前。

雖然王定國不一定熟知海德格概念，但在「棲居就是讓人回家，也就是讓人回歸其本質之存在」的核心命題中，我們發現了王定國的文學救贖觀，王定國依此而重啟寫作，《那麼熱，那麼冷》出版後，也依此繼續深化其後寫作。如 2015 年出版的《敵人的櫻花》序言中，王定國便再度清楚地表明所以要「為小說人物寫作」的用心：

這樣一個把他人的悲劇看作自己，而展開救贖和希望的旅程。

表面寫著真愛的失落與追尋，實則放眼人生的各種困境，當一個人的愛被挾持、理想被熔毀、未來被剝奪的時刻，這卑微而純粹的故事何妨視為生命中的隱喻，用來指望一條非闖不可的道路，乃至終於不被挾持、不被熔毀，也不被剝奪。

簡而言之，想要表達的並不是悲傷。⁴¹

「想要表達的並不是悲傷」，此一想法與海德格在〈築、居、思〉一文中的結論竟不謀而合。然而，面對現代人無家可歸之生存困局，海德格也提出了救贖之道：

倘若人的無家可歸狀態就在於人還根本沒有把真正的棲居困境當作困境來思考，那又如何呢？可是，一旦人去思考無家可歸狀態，它就已經不再是什麼不幸了。正確思之並且好好牢記，這種無家可歸狀態乃是把終有一死者喚入棲居中的唯一呼聲。⁴²

對王定國言，寫作便是嘗試和小說人物「坐了一個促膝長談的平台上」，⁴³以聆聽的意願，聽到自己／他們／她們隱藏在種種執迷生活下的聲音，透過憂傷，啟示安頓自身、找路回家的需要。如此聆聽、省思與回應，便寄寓了文學救贖，也同時是生存救贖的重要意義。

五、結論

本文以《那麼熱，那麼冷》為研究對象，除了是書標誌著王定國創作的里程碑外，從寫作歷程來看，正因為它是建築業中的王定國在停筆多年，且有一番豐富社會閱歷後，仍回來重新肯定文學，且拾筆以具體的寫作成果交出的首張成績單，這樣的寫作背景，遂蘊含著重要提問：在一個神聖意義紛紛解構，無人可自外於資本利益操控的競爭取向社會中，「文學」還存在著怎樣的價值？王定國曾自道：「我作為一個商人而不庸俗，已經超過三十年」，⁴⁴王定國眼中，文學為何是一種救贖？我們又如何從《那麼熱，那麼冷》看到作家對這份特質的揭示？本文以為，以上提問不僅是深入王定國創作心靈與其小說世界的重要途徑，也可普遍性地作為我們反思文學的起點，特別在各派文學理論喧囂，但文學靈光卻日愈

⁴¹ 參見王定國：〈想要表達的並不是悲傷〉，《敵人的櫻花》，頁 10。

⁴² 參見海德格：〈築、居、思〉，頁 1204。

⁴³ 參見王定國、游孟庭：〈與王定國書信答問〉，頁 141。

⁴⁴ 參見訪談稿：〈小說一樣的人生——王定國答印刻文學總編輯〉，頁 269。

黯淡於各式專業瑣碎言說的當代，此一探討或能把我們重新帶回到對文學的真切關注中。

《那麼熱，那麼冷》中，王定國的文學救贖觀起於「為小說人物而寫作」的創作觀。王定國讓自己活在人物裡面，以此聆聽人物，為人物說出隱藏委屈的聲音，種種書寫策略，無非為了揭示與理解現代人無家可歸的困境。因此，王定國的文學救贖遂有兩層意義，首先是藉由展示小說人物的生存困境，將現代人喚入棲居之中，就此而論，王定國小說實有極其強烈的人道主義關懷，以文學為審視生命執迷，重尋真實的重要途徑。其次，王定國的文學救贖，也在於他可以從「為小說人物而寫作」當中，看見最想看見的自己，這是作家王定國對自我的期許，也是自我存在的需要。如同作家自己說的：「是因為過了中年以後突然惶恐起來的困境中，猛猛然著自己的價值生出一種強烈的不信任感，才會在四年前某個夜晚悄悄又拾起筆來。」⁴⁵

為了揭示現代人的生存困境，王定國筆下的人物，常是一群在虛假終極關懷前執迷追求之人，而追求的過程，也正是本性喪失，家庭破敗的歷程。因而此一生存困局便寓含著救贖的呼喚，這是王定國意欲以寫作來突圍自我生存困窘，並和小說人物，乃至與讀者進行交流的重要訊息。

⁴⁵ 參見王定國：〈想要表達的並不是悲傷〉，頁 10。

徵引書目

(一)

-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台北：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
- _____：《誰在暗中眨眼睛》，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
- _____：《敵人的櫻花》，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
- _____：《戴美樂小姐的婚禮》，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
- _____：《探路》，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
- _____：《昨日雨水》，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

(二)

- 王定國：〈從遠方歸來：王定國答編者問〉，《聯合文學》第 232 期，2004 年 2 月，頁 40。
- _____：〈我們的林文義〉，《聯合文學》第 339 期，2013 年 1 月，頁 61。
- _____：〈小說非常好寫〉，《聯合文學》第 353 期，2014 年 3 月，頁 62-63。
- 初安民：〈補白〉，《敵人的櫻花》推薦，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5 年，頁 269。
- 周芬伶：〈好 MAN 的強悍虛構〉，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台北：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3 年，頁 13-16。
- 范銘如：〈水火同源的異卉〉，王定國《昨日雨水》，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7 年。
- 馬森：《世界華文新文學史》，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5 年。
- 游孟庭：《愛的卑微與拯救——王定國小說的生存美學》，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年 11 月。
- 陳芳明：〈哀傷清麗之美——讀王定國短篇集《誰在暗中眨眼睛》〉，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4 年。
- 曾小芬：《王定國中篇小說人物研究——以《沙戲》以後為主》，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18 年 1 月。
- 楊照：〈依違於理想的閃亮與幻逝之間，王定國的《宣讀之日》〉，《聯合文學》

第 330 期，2012 年 4 月，頁 100-103。

保羅·田立克 (Paul Johannes Tillich) 著，魯燕萍譯：《信仰的動力》，台北：桂冠圖書，1992 年。

馬克斯·舍勒 (Max Scheler) 著，劉小楓選編：〈道德建構中的怨恨〉，《舍勒選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 年。

馬丁·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著，孫周興選編：《海德格爾選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 年。

(三)

宋澤萊：〈試論林雙不和王定國的譴責文學——戰後諷刺文學的變形和遺緒〉，「台文戰線聯盟」，2014.3.13，網址：

<http://twneclub.ning.com/profiles/blogs/3917868:BlogPost:31329>。

汪正翔：〈殘暴而溫柔的救贖——專訪《誰在暗中眨眼睛》作者王定國〉，「博客來閱讀生活誌」，2014.11.14，網址：

<http://okapi.books.com.tw/article/index/3255>

張耀仁：〈熱的暗潮，冷的伏流：評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中時電子報」，2014.10.2，網址：

<http://newsblog.chinatimes.com/rennychang/archive/12256>

_____：〈我們這一代：六年級作家（之十二）別鳥駱以軍〉，「聯副電子報」，2015 年 11 月 22 日，網址：<http://udn.com/news/story/7048/1329590>，

_____：〈閱讀王定國：老派的愛，荒村般的孤寂〉，「晶報」，2015.12.13，網址：<http://www.wvdoa.com/2015/1213/24811.html>。

陳裕堂〈文學建築·小說大樓〉，「自由電子報」，2005.6.17，網址：

<http://old.ltn.com.tw/2005/new/jun/17/life/article-1.htm>

黃文鉅〈一個把他人的悲劇看作自己，而展開救贖和希望的旅程〉，「壹週刊·人物」，2015.9.11，網址：

<https://www.nextmag.com.tw/realtimenews/news/25585790>。

Two Worlds in Wang Ting-Kuo's Novel —— Literary Redemption in *So Hot, So Cold*

Hsiao, I-Ling*

[Abstract]

Name Re Name Leng (*So Hot, So Cold*, 2013) is the first major publication to appear after “Entrepreneur Wang Ting-kuo” suspended his writing for many years, during which time he underwent the *vicissitudes of social experience* before returning to literary circles in order to re-affirm the value of literature. As such, this new offering presented by the “Novelist Wang Ting-Kuo” has generated tremendous interest from literary circles, and indeed the work can be considered a milestone in the author’s career, the first “report card” we have to evaluate the author after his many years away from the literary field. However, present research regarding Wang Ting-kuo’s novels consists mainly of short book reviews rather than long-form articles of academic breadth. Perhaps this is owing to the author’s own interrupted literary journey, in which he has put down his pen and taken it back up again numerous times, or perhaps this is because his novels have not offered sufficiently engaging materials to generate debate in the realm of literary theory or technique.

This essay seeks to build an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Wang’s novels, examin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his own literary works and his stated approach to literary creation. With respect to research method, this essay takes as its core concept the notion of “writing for literary characters” advocated by Wang, using it as a launching point to explore the author’s return to literary creation, and particularly the notion that literature can be a means of redeeming one’s life. This essay argues that within Wang’s novels there lies an internal structure that repeatedly dissects the interplay between two worlds- that of truth and falsehood. Wang’s novel reveals th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xistential predicament of people today, where most of his characters, in the face of false values, are caught in a web of obsessive pursuit, a process which leads to the loss of self and the destruction of family life. For Wang, redemption in literature is the revel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is existential process, which is invested with a particular kind of meaning: that humans must “return home” to a true and authentic nature.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 author’s drive to explore deeply this process within his characters is a means for him to engage in honest communication with his readers.

Keywords: Wang Ting-Kuo, *So Hot So Cold*, redemption in literature, ultimate care, two worlds, family house